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sitting on a windowsill, looking out a window. The scene is bathed in soft, natural light.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photograph, there is a logo consisting of four overlapping circles in red, blue, green, and yellow.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large,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露西亚娜·B的
缓慢死亡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李静 译

Guillermo Martínez

**La Muerte Lenta de
Luciana B.**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露西亚娜·B的
缓慢死亡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李静 译

Guillermo Martinez

La Muerte Lenta de
Luciana B.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0365

GUILLERMO MARTÍNEZ
LA MUERTE LENTA DE LUCIANA B.

据 Buenos Aires: Planeta 2007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GUILLERMO MARTÍNEZ, 200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阿根廷)马丁内斯著;
李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53-1

I. ①露… II. ①马…②李… III. ①侦探小说—阿
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7068 号

责任编辑:杨晓明

特约策划:彭 伦 姚云青 装帧设计:韩 捷

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李 静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3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8453-1

定价 16.00 元

物理上的反作用力等于作用力，

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大于作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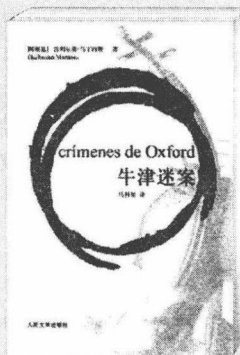
诽谤会招来鄙视，

鄙视会招来仇恨，

仇恨会招来谋杀。

——贾科莫·卡萨诺瓦《我的一生》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作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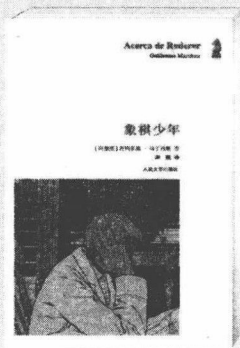
马科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定价：16.00元

牛津迷案

远渡重洋来到牛津大学深造的阿根廷数学系留学生，刚到牛津不久即卷入一宗谋杀案，一个夏日午后，他的房东老太太在家中被害。与他同时赶到现场的是牛津大学数理逻辑学泰斗阿瑟·塞尔登教授，因为有人在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个圆圈，并写着：“序列的第一个。”

接二连三的人被不露痕迹地杀害，每次案发前后，塞尔登教授周围总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符号。种种迹象表明，凶手是在通过杀人，向塞尔登教授发起数理逻辑的挑战……

作者将毕达哥拉斯学派、哥德尔定理、费马大定理等数学知识与犯罪推理巧妙融合，写成一部短小精悍又回味无穷的推理小说。



谭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9月版
定价：12.00元

象棋少年

我在老桥镇长大，是镇上的象棋高手。但第一次和镇上新来的同龄少年罗德勒过招，便败在他手下。

罗德勒成了我的同学。他英俊，冷傲，上课从不听老师讲解，只顾埋头读自己的书。他的独特气质迷倒了所有少女，甚至有一个刻意为他减肥的女孩得厌食症而死。然而，他从不正眼看任何姑娘。他宁愿躲在家中思考，阅读，断绝与外界的联系。

我考上了大学，甚至得到著名学者推荐，去剑桥大学进修。而罗德勒仍然待在老桥镇，更加封闭。两个少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星期天上午，电话铃响了，原本熟睡的我挣扎着拿起话筒。声音很小，很急，只说是“露西亚娜”，似乎报个名，我就该想起她是谁。露西亚娜，我喃喃自语，一片茫然。她又报了个姓，我依稀想起点什么，很久以前的事了，一时半会儿想不清楚。她有点郁闷，说自己是露西亚娜·B，替我做过笔录。记得，我当然记得。一晃十年过去了？没错，快十年了。她说很高兴我还住在这儿，但听口气一点儿也不高兴。她顿了顿，问能不能见我，又改口说，她需要见我，语气绝望得让我无法想入非非。当然可以，我有点慌，什么时候？你定，越早越好。我犹豫地看看四周，懒散惯了，屋子里一团糟。又瞅一眼台灯边上的钟，要是人命关天，那就今天下午，来我这儿，四点怎么样？我听见她哇的一声，像是捂着嘴，忍住哭泣。对不起，她难为情地说，就是人命关天。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没人知道，全都蒙在鼓里。她又要哭，不说话，拼命忍住。再开口，声音压得更低，似乎难以启齿：和克罗斯特有关。没等我再问点什么，也许怕我反悔，她就说：四点到你那儿。

十年前,我的右手腕在一次荒唐的意外事故中骨折。硬邦邦的石膏,绑得我右手动弹不得,连最末一节指骨也未幸免于难。当时,我的第二部小说急着交出版社,只有龙飞凤舞的手写稿,厚厚的两个线圈本,满眼的删改箭头,除了我,没人能看懂。编辑坎帕里思索片刻,帮我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克罗斯特早就用口述的方式进行小说创作,雇了个姑娘负责笔录。姑娘很年轻,各方面无可挑剔,是他手里的一块宝。

“那他怎么肯借给我?”好运临头,我倒畏缩起来。鼎鼎大名的克罗斯特居然随随便便地出现在坎帕里的口中,让我吃惊不小。当时,我们在编辑的私人办公室。墙上挂着克罗斯特第一部小说的封面海报,就这一件装饰品,想视而不见,很难。

“他一定不借。可他直到本月底都不在阿根廷,在一处专供艺术家创作的寓所闭关修改即将出版的小说,没带夫人。由此推断,”他冲我挤了挤眼,“夫人也不会让他带女秘书。”

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到克罗斯特家,热情问候了显然是他妻子的人,无可奈何地听她抱怨一通,耐着性子等她查通讯录,终于在小纸片上记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姑娘叫露西亚娜,”他对我说,“千万小心。要知道,克罗斯特这尊佛动不得,月底一定要完璧归赵。”

谈话虽然简短,却让我无意中窥见这个真正闭门不出、闭口不言作家的生活一角。在一个当作家首先要夸夸其谈的国度里,他的确独一无二。听坎帕里这么一说,我惊讶不已,不禁说出了声。

克罗斯特,可怕的克罗斯特,他居然也有妻子?他居然也这么欠考虑、这么小资地雇了个女秘书?

“他还有个女儿,”坎帕里补充道,“近四十岁时才得的,他的心肝宝贝。他带女儿上公园玩,被我撞见过好几次。谁见了都会说,真是个好爸爸,不是吗?”

当年的克罗斯特虽说还没在读者群中引起“轰动”,可早已是作家们的心头恨。从第一部作品问世起,他就太伟大、太出众、太拔尖。他埋首创作的沉寂隐隐是种威胁,让人心慌意乱,心神不宁。他若是老虎,我们便是猴子,只敢趁老虎不在家的时候称称大王。克罗斯特每出一本新书,我们不会去琢磨好不好看,而会去琢磨怎么又这么好看。最令人绝望的是,他岁数还不大,和我们称不上两代人。我们只好自叹自息,把克罗斯特想象成怪胎另类:他用心险恶,为人类所不齿,孤独无助,心怀怨恨,容貌丑陋,与笔下人物别无二致。我们还想象他在当作家前,要么做过法医,要么在博物馆给尸体涂过防腐剂,要么开过灵车。他自己也在一部作品里选取苦行僧卡夫卡^①的话作为引言,不屑一顾地称:“我挨饿,是因为找不到合我胃口的食物。就算找到这样的食物,我也不会像你们那样吃得太饱。”^②在第一本书的扉页上,他彬彬有礼地说自己的文字有些“无情”,可只需看过几页,谁都会说,克罗斯特不是无情,

①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终生痛苦孤独,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代表作有《变形记》、《城堡》、《审判》、《中国长城的建造》、《饥饿艺术家》等。

② 引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

而是极度残忍。他的小说从开头几段起,就像车灯照耀着前进的路。你会变成一只担惊受怕、外表文静、内心悸动的野兔,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个劲地看下去,再看下去。等明白过来,为时已晚。书中有一种几乎看得见摸得着的残忍,穿透表层,将深藏内心的恐惧搅个天翻地覆,似乎他手段高明,阴险诡秘地钻入你的心,不动声色地将你捆紧。谢天谢地,他的小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多希望可以将他从纯侦探小说作家群体中清除出去),通篇都是邪恶,如果该词尚未被电视剧粉饰或平反的话,无疑是对克罗斯特小说的绝佳定义:邪恶。他在大家心头的份量重若千钧,以至于谁都绝口不提他,似乎他是个秘密,需要尽全力保守,绝不可与“外”人道。评论家们也不知该拿他如何是好,震惊之情无法溢于言表,只好吞吞吐吐地说克罗斯特写得“太”好了。说得没错:写得太好了,让人望尘莫及。每一出场景,每一行对话,每一个结局,都堪称经典,让人泄气。我曾一百次一千次地试图“看出”写作技巧,到头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书桌后的人脑子一根筋,神经搭错却错得绝妙,将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妄自尊大,狂野不羁。难怪十年前,我会如此好奇地想见识一下谁是这个为人怪僻的完美主义者心中“各方面无可挑剔”的女秘书。

我到家就给她打电话,她的声音愉快平和,富有涵养,我们约好了时间。第一次见面,我下楼开门,映入眼帘的姑娘高挑纤瘦,严肃却带着笑意,额头光洁,栗色的直发梳了个马尾。美吗?美极了!绝对青春靓丽,像大一学生,刚冲完澡。牛仔裤,大衬衫,手腕

上缠着五彩丝带，凉鞋上缀着星星装饰。我们在狭小的电梯里默默无语，相视而笑。她牙齿洁白齐整，发梢还有点湿，洒了香水……进屋后，时间、价钱很快谈妥。她自然而然地坐在电脑前的转椅上，包搁在一旁，说话时，长腿支地，转椅轻轻摇晃。栗色眼睛，目光迅捷、机敏，有时带着笑意。严肃，却带着笑意。

第一天工作，我连续口述了两小时。她沉稳、专注，最神奇的是，没有犯任何拼写错误。她放在键盘上的手几乎没怎么动，很快便适应了我的声音语速，步步紧跟，无一疏漏。这样就各方面无可挑剔了？年近三十的我心里酸溜溜的，目光无情地挑剔着正处青春岁月的姑娘，不觉在脑海中留下另一串印象。她的头发拢在额后，又细又脆。从上往下看（我口述时，是站着的），头路分得太宽。下巴的线条没有期望中那么硬朗，喉咙附近的曲线假以时日，会变成厚厚的赘肉。落座前，我还注意到她腰以下的部分属于典型的阿根廷式不对称，屁股太大，虽说没大到令人产生非分之想的地步，倒也惹人注目。这些缺陷多年后才会凸显出来，目前，她青春无敌。我打开第一个线圈本，开始口述。她贴着椅背坐直，衬衫在胸前直直坠落，胸部扁平，像块大门板。我第一眼就瞄到了，证实后，不免有些泄气。可在他眼里，这难道不是有利、或许起决定性的条件？我刚刚得知，克罗斯特是个有家室的人，很难把一位芳龄十八、曲线玲珑的尤物介绍给自己老婆。更何况，作家要想心无旁骛地工作，既有一张无时不刻供自己静静欣赏的姣好面容，又无一副无时不刻让自己心驰神荡的性感身材，岂不正合心意？我问自

己，克罗斯特是否也如此仔细算计，暗中盘算过。我像佩索阿^①那样问自己，是否只有我如此下流——字面意义上的下流。不管怎样，我赞成克罗斯特的选择。

我提议喝杯咖啡。她像之前落落大方地来我家那样，又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指着绑在我手上的石膏，说咖啡她去煮，让我告诉她东西在哪儿。她说克罗斯特（实际上，她没称他克罗斯特先生，而是直呼其名。我又问自己，他们之间到底有多亲密？）一天到晚喝咖啡，见了面，第一课就是先教她怎么煮咖啡。第一天工作，我不想太打听有关克罗斯特的事，我对他的好奇心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跟她混熟了再问。不过，趁她在厨房找杯子的工夫，我倒对她有了充分的了解。她确实在念大一，生物系，基础阶段后有可能换专业。家里有爸爸、妈妈、医学院毕业班的哥哥、七岁的妹妹——提到小妹，她笑得有些暧昧，似乎妹妹既可爱又烦人——多年住敬老院的奶奶，还顺便提到一位男朋友，交往一年，没说名字。和男朋友什么都做过了？我开了几个不雅的玩笑，她笑了，那就没错，肯定什么都做过了。她学过舞蹈，进大学后停了，练出挺拔的身姿，站得笔直。作为交换生去过英国，拿的双语学校奖学金。总之，我认为她是个家境优越、骄傲自大的姑娘，阿根廷中产阶级受惠于精英教育的杰出代表，和同龄人相比，很早出来工作。我问自

①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著名诗人，文学上以“创造”性格闻名。作者有一个“自我”，另有三个“异名者”。“自我”是作者的真正性格，三个“异名者”是作者多重性格的反映。作品中，“自我”时常与“异名者”展开的对话，正是对自我的一种诘问。

己,没问她,为什么这么早出来工作,为了表现成熟、独立?看起来,她根本不需要谈好的那点薪水。她的皮肤还是古铜色,父母在赫塞尔村有处海边度假屋,晒了一长夏的日光浴。她的包无疑比我面前的这台旧电脑还值钱。

我又接着口述了两小时,只有一刻,她表示出有些疲倦,趁我停下,将脑袋从一侧摆到另一侧,脖子——修长的脖子——咔嗒一声。时间一到,她站起身,收拾杯子,洗干净,放在水池边,在我脸颊上飞快地亲一口,告辞。

后来,这些都成了惯例:进门亲一口,将包丢在——几乎是扔在——沙发一侧,口述笔录两小时,喝咖啡,挤在厨房说笑片刻,再口述笔录两小时,脑袋从一侧摆到另一侧,颈椎咔嗒一声脆响,很痛,很性感。我开始熟悉她的衣着、表情——某些日子会像没睡醒——发型、发卡和不同的妆容。一天早晨,我问起克罗斯特。当时,我对她比对克罗斯特更有兴趣,在我看来,她也是各方面无可挑剔,我胡思乱想据她为已有的种种不可能性。我了解到,克罗斯特也是各方面无可挑剔的雇主,对她的考试日程了如指掌,她还委婉地让我得知,他付的薪水几乎是我付的两倍。神秘的克罗斯特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坚持问。你了解他什么?她茫然地反问。当然想了解他的一切,她会不知道作家最擅长说三道四、搬弄是非?我跟她解释:没人了解克罗斯特,他不接受采访,照片也好久没登在作品上。她吃了一惊:确实听他推过几次专访,可没觉得他有什么神秘,他不像是个能守得住秘密的人。他大约四十出

头，瘦高个，年轻时是长距离游泳运动员，书房里有那个时代的照片、赢得的奖杯和奖章，至今夜里有时会在住所附近的一家健身俱乐部游泳游到很晚。

她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描述，尽量采取不偏不倚的口吻。我问自己，莫非她对他感兴趣？瘦高个，游泳运动员的宽肩膀，这么说：很有魅力？我脱口而出。她笑了，似乎想过，可不这么认为：没有，至少我没觉得。她没好气地说：都能当我爸了，还有，她又说，这人太一本正经。他们也是上午连续工作四小时。他有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儿，四岁，总爱送她画，要认她做姐姐。他们工作时，孩子就在书房隔壁一个人玩。她觉得神秘的是：克罗斯特的妻子从不露面，她只见过一两次。有时，妈妈会冲女儿嚷嚷，或是从楼上叫她，大概得了抑郁症，或其他病，多半卧床不起，女儿全靠克罗斯特照顾。他们准点结束，好让他带孩子去公园。他怎么工作的？上午工作，跟我一样口述，时不时陷入没完没了的沉默。他一刻不停地走，困兽般走来走去，一会儿出现在房间这头，一会儿又突然出现在她身后。跟我说过，他喝咖啡。一天下来，写不了半页。他改呀改，逐字逐句地改，同一个句子让她颠来倒去地念上好几遍。他在写什么？是小说吗？什么主题？是在写小说，有关宗教犯罪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她还把父亲的一本注释版《圣经》借给他，让他做译本对照。他对自己什么评价？这叫我怎么说？她问我。是不是“高高在上，妄自尊大”？她想了想，似乎回忆他有没有在某个场合评价过自己，说话有没有漏过一句两句。自己的作品我从没听

他提过，她犹豫了，不过，有一天，当我们第十次抠同一个句子时，他对我说，作家应该既是凡人，又是上帝。

第一周工作结束，我付她薪水。她看钞票的眼神，突然的专注，收钱时的心满意足，整个人的兴奋，这些意外的观察结果，加上她对克罗斯特付她双倍报酬的说法，让我惊讶、甚至惊恐地发现：美丽的露西亚娜其实对钱很在乎。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夏天在三月杀了个回马枪，持续高温。露西亚娜脱下衬衫，换上短款T恤，肩膀露在外头，好大一块腰和背也露在外头。我俯身看屏幕时，能看到她微弯的脊柱。后腰那块儿，有圈栗色的、几乎金色的细毛，延伸到裤子里，扰人的三角短裤——看得一清二楚——也探出头来。她故意的？显然不是。一切清白，我们交换着清白的眼神，在狭小的厨房里小心地避免任何身体接触。可这一幕毕竟前所未有的，令人赏心悦目。

大热了好几天。有一天，我俯身看屏幕上的文字，无意间左手扶着椅背。她原本身体前倾，没挨椅背，往后一靠，肩膀便碰到我手指，压了我一下，还好不重。我们俩谁也没动，谁也没让——第一次亲密接触，偷偷摸摸的，时间还挺长——我依然站着口述，离她很近，一动不动。指尖不断传来强烈的信号，炽热的潜流，从脖子传到肩膀。就这样，持续了好久，直到中间休息。两天后，我开始口述小说中第一幕真正意义上的色情场面，口述完，我请她高声朗读，换了几个更露骨的词，再请她朗读一遍。她像往日那样自然而然地读着，读到那些敏感段落时，声音如常，一点也不慌乱。即

便如此，空气中依然留下一缕令人心神荡漾的遐想余兴。克罗斯特恐怕不会跟你口述这些东西吧？我没话找话。她满不在乎、略带讥讽地看着我说：早习惯了，他那些更糟。她说“更糟”时，怪腔怪调，似乎想说“更精彩”，脸上留着一丝笑意，像在回忆什么特别的事。她这是挑衅！我接着口述，耐心地等她摆脑袋，终于听到脖子咔嗒一声，我把手放到她秀发下颈椎处，帮她按摩。从尽可能不碰她到坚决彻底地碰她——尽管碰她时，看似无意——迈过这道坎，吓她一跳，也吓了我一跳。她屏住呼吸，双手离开键盘，动也不动，头也不回，不知道她是希望我继续还是希望我罢手。

“等我拆了石膏，给你做个按摩。”我说，把手放回椅背。

“等你拆了石膏，就不需要我了。”她说，头还是没回，紧张地笑了笑，态度模棱两可，似乎可以抓住时机，夺门而逃，却又举棋不定，不知所从。

“总会再骨折的。”我盯着她眼睛，她躲得很快。

“那也不管用。你知道的，克罗斯特下礼拜就回来了。”她说得不温不火，想委婉地劝我知难而退，还是想再设个障碍，试探我？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我要抗议，“克罗斯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难道公平？”

“我没觉得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说。

她只说了这一句，依然不温不火，透出的自豪感却让人琢磨不透。我明白她想说什么，她想安慰我，却让我更加愤怒。这么说，克罗斯特，太一本正经的克罗斯特，也打过小姑娘的主意。听她口

气，试过一次。而她，非但不拒他于千里之外，居然还要回到他身边。克罗斯特也太遭人记恨了！虽说到目前为止，他也没占到多大便宜，可往后毕竟每天都有机会。露西亚娜用自尊拒绝了他，他不懈的追求也会让露西亚娜的自尊心极度膨胀。她这个年龄，青春期刚过，难道不乐意向不同的男人施展其自身魅力？

露西亚娜细微的语气变化让我浮想联翩，可我终究没能从她嘴里套出更多的东西。刚想提第一个问题，她就红着脸对我说，她没别的意思，只想说：任何人，哪怕克罗斯特，都不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一个劲地否认，反倒越描越黑，前言不搭后语，听得一头雾水的我心早已凉了半截。难堪的沉默中，她几乎哀求地问我，可不可以继续口述。我被她问得没面子透了，赶紧在手稿中找下一句。尤其让我痛心的是：老盯着克罗斯特这个话题不放，反倒把自己的机会弄没了。我有过机会吗？第一次亲密接触时有，尽管她身体一下子僵了。回到口述，一切化为无形。双方各退一步，相敬如宾，保持距离。走之前，她背上包，目光一闪，想确认，或找回那次接触后留下的痕迹。目光又一次让我茫然不知所措，它也许想说，她不记恨我，就当什么也没发生；也许想说，尽管如此，机会之门并没有完全向我关闭。

那阵子，我度日如年。转眼一个月过去，我发现，离露西亚娜从我生命中消失还有两天。第二天一早，我给她开门，想看她脸色打扮与前一天有何不同？是多化了点妆，还是少穿了点衣服？如果真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和平常一样，她做

到了,可什么都和平常不一样。我们各自坐下,由我口述最后一章。我问自己,就要曲终人散,她是否心如止水。我俩都在专心致志地扮演各自的角色,露西亚娜手脑并用,心思全在口述的内容上。早上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发现自己在等一个动作。很奇怪的一心二用。眼前分明还是那副景象:露背,性感地皱皱眉,时不时咬咬唇,离开椅背时,晃晃肩膀,一切又仿佛那么遥远。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她脖子,像巴甫洛夫的狗^①一样,悲情地等她摆脖子的那一刻。没等到信号,也许她也意识到了那咔嗒一声的威力或危险。我不信,继续等,到最后,几乎感觉上当受骗。可她美丽任性的脖子依然倔强地一动不动,我该放她走了。

第二天上午是最后一次。露西亚娜进门,将包扔在沙发一侧。她将不再为我工作,所有的惯例都将不复存在,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前两个小时气急败坏地过去了,休息时间,露西亚娜站起来,去厨房煮咖啡。也是最后一次。我站在她身后,半开玩笑半沮丧地说,她下周就能笔录好小说了,还说,坎帕里给我电话号码时,嘱咐我一定完璧归赵,我遗憾地做到了。她听了,只是不自然地笑笑。我们继续工作,就差尾声了。我难过地想,也许会早一点弄完。最后那几页,出现了一个德语街道名。露西亚娜拼完,要我看她拼得对不对。我俯下身看屏幕——那段日子,这个动作重复过

① 巴甫洛夫(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提出了条件反射理论。他用狗完成了相关实验,多次摇铃后给狗喂食,久而久之,单纯的铃声可刺激狗分泌大量唾液。